

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影像展 體現傳承力量

為銜接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根據《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四川省「十三五」文化發展規劃》、《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總體計劃》，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推動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出去」，四川省文化廳與四川省文化館組織了此次「四川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影像展」。



作品《神山聖殿》

濃縮千年歷史的「四川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影像展」，日前在香港藝術中心開幕。藏、羌、彝是中國少數民族的重要分支之一，主要分佈在中國西部。四川是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的核心區域，是中國第二大藏族聚居區、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區。在這片廣袤而神秘的土地上，世代繁衍了570餘萬具有特定生活方式和生活習俗的少數民族人群。藏羌彝文化遺產極具原生態、多元性，濃縮了豐富的西域古樸、粗獷、醇厚的風情魅力。從文字、服飾、舞蹈到手工藝品，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近些年來，當地政府在挖掘保護藏羌彝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正構建和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作品《居屋》



作品《新農村「心」發展》



作品《吉祥寶寶》

蓋「天、地、人」三大板塊，充分展示四川藏族、羌族、彝族地區的自然風貌、風土人情和精神文化生活。

深入山區拍攝美景

此次展出的61件攝影作品，均由內地知名攝影家深入山區拍攝所得，反映了藏羌彝人民能養天地之靈，順應自然，對純淨的湖水、雪山、天空、飛鳥都充滿無限的敬畏和感恩。據悉，展品中由藏羌彝非遺傳人配合設計的文化產品熊貓，把傳統元素與時尚元素、藏羌彝特色與世界潮流結合起來，體現出藏羌彝人民對自然

和諧的嚮往與追求，也表達出國家希望通過文化項目，對頗具包容、開發的藏羌彝文化的保護與傳播，推動四川藏羌彝文化產業的發展。

展覽表現形式多元

影像作品、舞蹈現場教學也是本次展覽的亮點之一。通過動態影像與靜態影像作品的立體化、敘事化表現形式；通過獨特的音樂、舞蹈充分展示基於「天地人」概念的藏、羌、彝服飾的造型輪廓、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凸顯出對民族文化精神本質的訴求。展覽期間，香港金枝玉葉旗袍會將進行現場藝術交流，同時四川省文化館藝術家將與本港藝術社團進行教學互動，促進港市民對藏羌彝文化遺產保護與自身關係進行思考，推動民族文化的傳承。

展覽由動態與靜態結合，運用時間、空間、視覺、聽覺、互動等形式，讓觀眾感受到時空的穿梭和文化的交融。融合多種元素，使多種藝術形式之間相互激發、呼應與轉譯，形成探索文化內涵的獨特方式與途徑，創造嶄新的文化體驗。為加快發展地區

特色文化產業創新發展，不斷提高文化開放水平，四川省文化館現已搭建四個對外文化交流與貿易平台，宣傳推廣四川藏、羌、彝文化藝術精品。

傳統保護之新探索

今次展覽也是傳統文化保護的新探索。中國是一個擁有55個少數民族的大國，當講述傳統文化時，不僅有漢族意義和概念上的傳統文化，也有少數民族意義上的傳統文化。四川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相處過程中，其文化發展都會呈現出獨特的風貌和模式，其傳統元素也會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呈現不一樣的內涵和價值。例如今次展覽的部分製作工藝作品，就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跨界文化特點以及現代與傳統的文化要素之結合。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新的探索和嘗試。

長江流域的少數民族多在山地丘陵地帶中，幾乎不同的村莊和聚落都會有自身不同的特色和內涵，也會有自身不同的歷史境遇和記憶。以創新方式去書寫傳統文化的保護，並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大都市呈現給民眾和世界，乃是一個新探索和方式。



展覽現場



作品《門》

走東走西 余綺平

同性戀解放之路

半世紀之前，雞姦（男同性戀行為）在英國屬於違法，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1967年英政府修改法例：21歲成年人在私底下進行性行為，不算犯法。這次改例，被視為西方國家同性戀歷史上的里程碑。

今年是同性戀解除「犯罪法」50周年，半世紀以來他們爭取解放之路荆棘而漫長。趁此周年紀念，英媒體大做文章慶賀。畢竟，英國有百分之六的成年男子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

早於1533年亨利八世在位期間，他為了嚴厲打擊同性戀活動，曾經立法將雞姦者判處死刑。儘管同性戀行為被視為犯罪、不道德和不體面，但到了19世紀末，男妓遍佈倫敦街頭，上流社會和貴族寄宿學校也盛行同性戀。英政府被迫修改法規，於1861年將死刑改為監禁，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英國歷史上有兩宗最轟動的同性戀罪案，他們的下場令人傷感遺憾，間接促成了當年的改例。此兩案分別為：

一：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著名作家和劇作家，代表作有童話集《快樂的王子》（The Happy Prince）和劇作《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及《莎樂美》（Salome）。

王爾德性伴侶道格拉斯勳爵的父親，曾於1895年公開譴責王爾德「擺出肛交姿勢」誘引其子，王爾德於是控告他誹謗罪。可是王爾德卻因此而暴露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王爾德被判處兩年牢獄。他身敗名裂，作品被禁止上演，妻離子散。出獄三年後，鬱鬱而終，享年僅46歲。

二：圖靈（Alan Turing）（1912-1954），是著名的計算機科學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二次大戰時破解了德軍的密碼系統Enigma，協助盟軍取得勝利。（圖靈的生平事跡，於2014年前被拍成電影《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奪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

1952年圖靈報警，指控其同性伴侶



英國同性戀者大遊行，爭取權益。

網上圖片

與人合謀，闖進他的住所爆格，但圖靈卻因此而暴露了自己同性戀的身份。法庭上，圖靈沒有申辯，法官判處他坐牢或服用荷爾蒙藥治療，任選其一。結果圖靈選擇了後者。

服藥帶來副作用，圖靈痛苦不堪。兩年後他自殺身亡，享年僅41歲。一代天才，英年早逝；英女皇於2013年向圖靈頒發了皇家赦免狀。2015年圖靈自殺之年，英政府成立研究小組處理同性戀法律問題。經過三年時間，研究報告完成，首次將同

性戀的法律領域和道德領域劃分。報告指出，同性戀並非病態。「任何成年人之間，在相互允許的情況下，私下進行的同性戀活動，不應被視為犯罪行為。」這份報告成為西方國家對同性戀合法化的里程碑。根據資料顯示，從1895年王爾德遭判刑，至1967年的72年之間，英國逾五萬名男同性戀者被定罪。2013年英國國會通過了同性伴侶婚姻法；翌年3月，開始辦理同性婚姻登記手續，此法律正式生效。

新閱會「閱讀·分享」計劃 共享校園喜「閱」成果

為鼓勵學生從小愛上閱讀，新鴻基地產新閱會每年也會與中小學合辦「閱讀·分享」校園計劃，透過邀請嘉賓到校分享及舉行工作坊、舉辦創作比賽等推廣愉快閱讀。2016/17學年就以「童詩同See大世界」為主題，由80間中小學的師生舉行了113場到校活動，並舉行以「我的夢想世界」為題的童詩創作比賽。日前新閱會更舉行「閱讀·分享」嘉許禮，表揚喜「閱」學校和師生以及童詩比賽的得獎者。

去年度的「閱讀·分享」，邀請15位社會名人及作家，包括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梁兆棠、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資深社工、心理培訓導師和作家蔣慧瑜、著名漫畫家草日、香港展能藝術會展能藝術大使唐詠然、兒童故事專家張妙妙、「活現香港」創辦人陳智遠，還有「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優勝者唐睿、鄭政恆、大眼妹、陳雅妍、余小妍、姚楓盈、啡白及關嘉利等嘉賓，藉着不同活動向學生分享他們的閱讀及創作故事，並鼓勵學生認識詩歌，讓閱讀變得更有趣。AFS國際文化交流機構的海外交流生，亦有到校與本地學生交流，引領他們輕鬆走入英語閱讀天地。

至於以「我的夢想世界」為題的新詩創作比賽，則分為初小組和高小組，各設金、銀、銅及優異獎。初小組金獎得主盧欣紫在詩中形容自己是一位愛唱歌、畫畫、閱讀及旅行的女孩，對應她夢想自己成為百靈鳥、畫筆、書籤和蒲公英。高小組金獎得主徐寧眼見世界各地都出現不少罪惡，所以構想一個多姿多彩的夢想世界，想變成雄鷹飛向未來；也想成為能發出正義光芒的利劍，讓世界變得美好。

「喜閱之星」向同學推介小說

此外，新閱會頒發了多個喜「閱」獎項，表揚在參與和推動閱讀活動方面表現優異或有進步的師生。獲頒「喜閱之星」的學生在過去一年積極投入閱讀，且與人分享書中知識及傳遞閱讀樂趣，其中得獎的岑穎晞表示自己很喜歡看《福爾摩斯》系列小說，並將其介紹給很多同學；「喜閱老師」獎項則嘉許在校內積極推動閱讀的老師。

於2017/18學年，「閱讀·分享」將以「閱來閱愛大自然」為主題，推出不同活動，包括「開心循環閱讀」名人分享、「A Whole Green World」海外生進校交流活動和創意工作坊等，讓學生透過閱讀建立環保意識。

文：陳深淺



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後排右一)頒發「喜閱之星」得獎學生。

莫言攜新作歸來 希望讀者滿意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五年後，終於攜新作歸來。新鮮出爐的《人民文學》雜誌，首次開設「莫言新作」專欄，發表了他的戲曲文學劇本和詩歌。另外三篇短篇小說也將於9月中旬刊於《收穫》雜誌。即將發表的三篇小說，寫的都是家鄉人事，總題目就叫《故鄉人事》。

「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在文學刊物上發表詩歌和戲曲文學作品。」莫言在第24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說，「2012年獲獎之後，我就沒有在刊物上發表過作品。其實我一直很高，寫完以後還是想放一下，盡量打磨得讓自己滿意一點兒，希望讀者也比較滿意。」

他表示沒有偷懶，一直都有寫作，例如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戲曲文學劇本《錦衣》長達三萬四千字，同期還有組詩《七星曜我》。現在手邊還有一些寫完正在修改的作品，有詩歌、小說、散文，也有劇本。莫言又指，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翻譯起到橋樑作用，好的翻譯能為作品增添光彩。他想把翻譯過其作品的翻譯家都請到高密老家去，讓他們身臨其境，感受那裡的生活氛圍。

不過，讀者期盼的長篇小說似乎遙遙無期。在莫言看來，長篇不是衡量作家藝術成就的唯一標準。「長篇也好，中篇也好，短篇也好，都是很重要的。外地很多大作家，像契訶夫，一輩子也沒寫過長篇，但他們的文學地位依然是重要的。」他對寫長篇充滿興趣，正在準備，正在寫，但能夠發表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儘管長篇還需等待，但這幾年莫言的作品以影視、戲劇等新面貌與公眾見面。2014年電視劇《紅高粱》掀起銀幕熱潮，莫言親自參與改編的民族歌劇《檀香刑》，也於今年6月起在山東公演。「40多萬字的《檀香刑》改編成兩個小時的歌劇，難度很大，要作出很多犧牲。改編過程是對小說核心提純的過程，也是我對作品的重新一次審視。」莫言說。

高價買版權將趨理性

不斷被改編也印證了經典文學作品的價值。莫言認為，作品能夠帶來強大的經濟效益，受廣大觀眾讀者接受，是一個好現象。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負面問題，相信它會自我調整。「有人現在花幾億元去買一個作品的版權，我想買的人必然有他的道理，賣的人也有他的想法。但是接下來肯定會愈來愈理性，愈來愈冷靜。」

近年來，莫言開始參與一些文學獎項的評選工作，他把「逼着自己做一個認真的讀者」看成一種享受。「首先我是一個讀者，我要把所有作品全部認真讀完，甚至不只讀一遍。然後，才能夠從中評出我認為最好的作品。」而在此過程中，他發現「80後」、「70後」已是文壇的主力軍，「90後」初露鋒芒。

莫言說：「我一直認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因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每個時代的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文學也因為作家群體在不斷更新而發展。」

新華社